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七一號

訂報處：各縣郵局　價目：每張農幣百元

興縣一區元家坪窰兒灣等村

發生打擊貧僱嚴重事件

（本報訊）據興縣一區土改工作團報導：一區土地改革工作，於九月下旬，先以較大的三個行政村為中心開始，迄今兩月有餘，於十一月底召開貧僱農代表及工作團幹部全體會議進行檢查，先由各村彙報，以貫徹貧僱農路綫為中心，檢查工作團團員的思想立場、階級觀點。在十天的會議中，發現有的地區，羣運多為地主富農封建勢力所操縱，工作團人員走了富農路綫，嚴重的打擊了貧僱農，使羣運遭到了不應有的摧殘。分別誌後：

工作團李成雙在元家坪

一切依靠了地主狗腿子

白進孩弟兄掌握大權打擊貧僱農積極份子

行政村聯合鬥爭大會後羣衆發現撤職扣押

元家坪四十三戶，有地主三戶，富農五戶，貧僱農十三戶，其餘多為中農。該村地主康明德，自新政權建立以來，即混入黨內，竊奪政權，先後當過主任、代表、村長、副村長、書記等職，欺壓羣衆。去年曾將康某撤職開除出黨。另一大地主康紅兒，他的二個弟弟，在閻匪那裏，自土地改革以前，即以金錢、感情拉攏該村貧農白進孩弟兄，和白進孩合夥倒販牲口，賭博。地主康明德和富農劉來厚亦和白進孩弟兄出入相隨。趕集、協賭，暗中結成一氣。今春各地土地改革開始，白進孩以赤貧資格，和地主劉太孩換房居住，給地主暗中保存了糧食財物。這次工作團未到該村，白進孩弟兄就假作積極，將地主、富農的財物封存，值錢的糧食衣物等件就隱藏了一部份。為了應付工作團，只登記了一部衣物糧食零碎傢具。白進孩弟兄又在表面上假裝積極，以威脅利誘的手段，欺騙了一些尚未覺悟的貧苦農民。如該村貧農劉滿兒說話不能和他們一致，他們就藉口他有些毛病，捆送行政村。當時工作團同志正在開會，要他們立即釋放加以教育，他們回到村裏力迫劉滿兒寫了悔過書。該村貧苦羣衆為白進孩弟兄所掌握，他們在貧僱農裏，利用親戚、男女關係、自私自利、私存鬥爭果實等辦法，結成一團，互相包庇。

工作團李成雙同志到達該村後，不明眞象，看到白進孩兄弟積極，又是窮工出身，在會議上發言訴苦挖窮根很踴躍，貧僱農裏說話又很「一致」，盲目的認為該村貧僱農已經發動起來了，思想上依靠了白家弟兄，一切工作也依靠白家弟兄來進行，並將白進孩的哥哥白喜成選為行政村的鬥爭委員，他認為是放手發動羣衆，依靠貧僱農，因此就盲目樂觀，對貧僱農缺乏深入發動，對地主失掉了階級警惕，有時為了適應青年們的要求，為了取得青年們的歡心，白天拉拉胡琴，唸唸「王貴李香香」，晚上由貧僱農開會討論，放棄了領導。（編者按：這位李成雙同志，放着告農民書與土地法不給農民讀，不發動農民討論，卻是拉拉胡琴，唸唸「王貴李香香」。這到底是為了自己消遣享樂，還是為了取得青年們的歡心？說是為了適應青年們的要求，取得其歡心吧？是為取得什麼樣的青年們的歡心？難道貧僱農青年的要求，不是土地和一切生產的底翻工具嗎？難道不是糧食、衣服嗎？為什麼一定要拿「王貴李香香」，並拉拉胡琴來取得其歡心呢？「王貴李香香」，這是一本很嚴肅的創作，李成雙卻這樣來對待它，不知其是何居心，從何出發？因此看來，李成雙把地主狗腿子白家弟兄，當成貧僱農的積極份子，是不明眞象所致的結論，似乎也下的不妥當。究竟這位李成雙同志，在這樣嚴重與偉大的緊張鬥爭中，為什麼有這樣的閑情逸緻呢？這種作法實在是起了破壞農民積極鬥爭地主階級的作用。）

獨兒窩是距元家坪很近的一個小村（兩村羣衆經常合併開會），十四戶中即有六戶貧僱農，楊油兒、楊炮坑父子與徐金拴都是貧僱農裏的積極份子，他們鬥爭地主堅決，元家坪白進孩弟兄為了打擊這些積極份子，收買中農，趁工作團不在時，借中農武滑油丟了樂子，誣告貧農楊炮坑偷了他的一樽樂子，在中農會議上將楊炮坑帶上鎖子押了一天，並禁閉楊油兒，在被迫下承認罰羊肉三十斤，賠償……斗，並撤消他兒子楊油兒貧僱農代表。工作團劉世仲同志去了給他們辯說：「他是貧農，這個羊肉不得。」但他們堅持不理，趁劉世仲同志到其他村工作時，該村羣衆在白進孩弟兄的主持下，將此肉分的吃了。徐金拴是六十餘歲的赤貧獨身漢，已選為自然村的翻身委員，此人鬥爭地主堅決，也為白進孩弟兄所痛恨，趁工作團不在之際，藉口徐老漢包辦鬥爭，將其翻身委員撤職，並將前次鬥爭地主時，給徐老漢穿上的一條棉褲當場剝掉，徐老漢忍氣冒着寒風跑回家去。

十一月二十四日全行政村召開聯合鬥爭大會時，在貧僱農大會上決定該村地主康紅兒要在大會上鬥爭，白進孩弟兄當晚即召開貧僱農會議佈置工作（工作團的人不在），藉口怕打死地主弄不出底財，發動全村人不訴苦，僱農劉拴柱為康紅兒壓迫多年，滿肚苦水，要求申訴，但白進孩弟兄即當面指責說：「你要簡單、少說」。同時計劃向行政村委員會提出康紅兒罪惡不大，不必到大會鬥爭。他們偷偷的給康某送去羊皮一張，暗使其掮在背上，以抵擋羣衆的洩仇報復。

鬥爭大會開始時，到會農民看到六十餘歲的獨身漢徐金拴還穿着單褲，而跪在一傍的地主卻穿着棉褲，有人提出要將地主康紅兒的棉褲換給徐老漢，此事引起了白進孩弟兄及被他欺騙的一部份羣衆所反對，因此引起全場農民的憤恨，更看到元家坪的貧僱農中是有問題的。在鬥爭中，該村三十多戶有苦的人，只有一人訴了苦。為此大會很多貧僱農即紛紛議論，工作團召開了行政村委員會專門討論此事，大家一致決議要將該村地主富農交出來，由行政村審問。後在審問中發覺了地主富農以金錢、糧食收買白家弟兄的經過，當即召開了行政村的貧僱農大會，在羣衆的壓力下，白進孩弟兄也供出他和地主的秘密，羣衆憤恨異常，當將白進孩弟兄撤職扣押。

該村工作，正在重新發動貧僱農，整理組織，清查財物，準備發動羣衆（首先應該是貧僱農）繼續進行徹底的清算鬥爭。政治上徹底追究，揭發地主階級的反動陰謀活動。

（下轉二版）

短評

如何為受打擊遭迫害的貧僱農出氣報仇？

今日本報揭露了一連串的打擊貧僱農驚人事件，應引起各地村區代表會及其委員會與各工作團的嚴重警惕。據我們了解，這雖不是很普遍的現象，但也絕不是個別地區的及個別的偶然現象。

興縣一區工作團會議上，檢查出這些問題，這是很大的收獲，對那些造成這些罪惡的直接有關者的處罰——開除團籍，送交羣衆審查，或將不夠格的人員洗刷與淘汰，也是正確的。從該會議上之檢討中看，很明顯的，地主富農以及與這些封建勢力有直接間接聯系的舊幹部（他們中有的本身就是地主富農），他們竊取羣運領導權，從中破壞，乃是應該預料到的，所以類似事件發生之最基本原因，乃是由於工作團不純，幹部之立場情緒不對頭之故。就是所謂官僚主義，也是缺乏階級警惕的具體表現。因此，如果通過每一個人的思想立場上作更深入、具體、尖銳的檢查，這對大家的教育就會更大，問題也才會徹底弄清楚，問題解決得也就會更徹底。這一點興縣一區工作團卻做得很不夠。比如郝林英是走地主富農路綫，李成雙是毫無階級立場，思想麻痺，康受志、張秉生等是毫無階級觀點，這些不同實質上又沒有區別的結論，這怎樣得來的？比如對郝林英的問題，報導中對她本人還揭發的比較多，她的成份思想也有一部份揭露，然而她對於自己所犯的那些嚴重錯誤，則採取了不嚴肅負責的態度，甚至不加檢討。那麼她究竟為什麼走地主富農路綫呢？是個什麼問題呢？如果不是報導未寫出來的話，這只表明了這些人的問題，檢查的是不明確的，不尖銳的，不徹底的。現在既然決定把他們交給羣衆審查，那麼對於那些人的那些結論或帽子，最好暫且摘下來，只要放手交給羣衆處理審查，羣衆會給他們以恰當的結論與處分的。

從興縣這幾個村的問題聯系來看汾西白龍村工作組逼死貧農劉毓虎罪惡事件，我們有如下的意見：寫明：白龍工作組對死了一個貧農代表這樣嚴重的問題，輕描淡寫說「據說是光景不好」，企圖以此蒙混過去，就值得嚴重注意和檢查。究竟有什麼問題，領導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報導中說他們「從頭到尾不走貧僱農路綫」是對的，但為什麼不走，是不知道或不會走，還是根本就不能讓他們走？因此不能也不應該確定是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的問題。九分區工作團給各工作組的指示信中，則歸之於沒有重視提高貧僱農階級覺悟，同樣值得重新考慮。因為汾西的舊幹部組織，已解散或者宣佈取消了，就說只留下中農的思想立場的問題了，因此就把一切問題，想都歸之於中農問題，而忽視了對組織不純的警惕，我們也深感這種看法與想法是很不夠的，也是很危險的。

我們有責任堅決為劉毓虎這些被逼死、或受打擊與摧殘的兄弟們出氣報仇！我們也只有把頭腦更加清醒起來，把眼睛更加明亮起來，弄清這些嚴重問題發生的實質，把我們的隊伍整頓好，堅決為貧僱農撑腰，堅決貫徹貧僱農路綫，徹底消滅封建性與半封建性的剝削制度。貧苦農民徹底翻了身，這才算眞正給他們出了氣報了仇。

汾西白龍村工作組

逼死貧農代表劉毓虎

（新華社晉西南十三日電）汾西一區白龍行政村工作組，強迫開會，造成貧僱農代表劉毓虎上吊自殺的驚人事件。該工作組張七山等三人，到白龍後半個多月，怕「得罪」中農，沒有單獨開過貧僱農會，也沒有深入到貧僱農家裏進行個別發動。該村四百餘戶中，有一半是靠挖炭賣炭為生的，工作組沒有組織貧僱農進行訴苦，提高思想，就急急忙忙在中貧僱農大會上訂成份。訂了三天成份，沒有發現地主富農。但羣衆卻誤了三天工。選舉代表事先也沒有召開貧僱農會醞釀討論，就在僱貧中農會進行。選舉規定了數目，每閭七個。羣衆認為是「辦公事」，成份訂高了，對咱村不利。」因此形成損檢隱瞞。開會時，羣衆提出：工作團不要參加，我們討論後你們再參加。代表劉毓虎是個貧農，祖父手裏即沒有光景，父親是賣炭為生，因生活無着，跳炭窰死的。劉毓虎仍以賣炭和絞把（炭窰上勞動）為生，有二畝種不吃的山地，一間破房子。自日本人破壞後，全家三個人即在半邊坑上過活，窰後邊放一個小磨，賣炭賺一天，磨一顆吃一頓。開會誤了三天工，又怕「羣人」，又怕「誤工」，冬季離不來吃的。在十一月十三日晚，吸了一晚上旱烟，長吁短嘆：「活不成，日子沒法過。」十四日晨，告他僅有的十四歲男孩和八歲的小女說：「我上山去找把柴。」走到村後一個廟上，上了吊。自劉毓虎死後，工作組僅僅不再在白天開會了。但一直未重視這件大事，給團部的報告上只說：「這是死了個代表，據說是光景不好死的。」這種從頭到尾，不走貧僱農路綫，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的結果，造成了貧僱農劉毓虎的自殺。（豐平、王充）

貧農委員李根朱爲甚服毒？

舊幹部賀金良當委員又掌權康受志給撑腰
無理召開門李大會又叫地主富農也一起來
賀金良胆更大公開和地主富農二次把李門

（上接一版）寨兒灣共二十八戶，地主三戶、富農一戶、貧農十一戶，其餘多爲中農。土地改革開始，工作團派張東生到該村發動羣衆，張到達該村後，不專心領導羣衆向地主鬥爭，卻到富農家裏去吃油糕，在一個月內回家十多天，選出的五個鬥爭委員中，爲「舊幹部」賀金良所撑握。賀是中農成份，曾任該村民兵隊長。其餘四個雖爲貧農，其中張各九經常和地主來往，張成當報復性很大，李根朱有小毛病。（編者按：李根朱是遭受打擊，以至逼得他服毒自殺過，從整個報導看來，李究竟有什麼毛病，一點具體事實也沒有，即便有什麼一點小毛病，這對他之遭受打擊，也不能負有什麼責任。這樣空泛的提出問題，似不大妥當，這是有違堅決爲貧僱農撑腰的精神的。）該村地主即利用委員中的弱點，進行挑撥分化，著意陷害貧僱農。地主四老虎的女人，在張成當面前說：「李根朱說來，扣我們是你叫扣的。」張成當聽了此話即不滿李根朱（實際李沒說過），到處抓李根朱的缺點。地主看到委員中已互相起分化，即更加大肆活動起來。地主李拖朱的女人造謠說：「李根朱要強姦她，把她的褲子還扯爛。」地主四老虎的女人又說：「李根朱過去當村警時，借擴兵名義，貪污過他的默米一斗。」張成當、賀金良二人，聽了地主的造謠，即和去該村工作的康受志商量，說李根朱如何如何不好。工作團的康受志，聽了賀金良等人的一面之言，就召開了一個男女鬥爭會，連地主、富農女人也都讓來參加，把翻身委員李根朱叫到會上來，二個地主女人、二個富農女人，還有三、四個農民婦女給李根朱提了不正當的意見。會上張成當從成見出發，堅決主張將李根朱扣押，並毀罵李根朱說：「你眞是夜壺上長了二個眼睛。」後來還是工作團康受志活動了一下（編者按：這句話，好像還應該感謝康受志了。但請問如果沒有康給賀等撑腰，實質上是給地主富農撑了腰，李根朱恐未必遭受到這樣的打擊吧。）才未扣起，當場撤去其翻身委員。兩天後，該村決定放出地主來收秋，地主李拖朱和委員會的人說，要自動把他的財產，該村貧僱農尙未起來，看到工作團康受志來開會時，地主富農也能參加，他們開羣衆會也就把地主富農們叫來了。」地主李拖朱向羣衆提出來說：「李根朱家裏有一根鋼要給咱農會要出來。」並下命令說：「你們去把他找來。」賀金良也和地主一起幫腔說：「李根朱還吃大煙啦。」當時由富農孫浪兒作證，由張成當、賀金良等四人，到李根朱家，把李根朱捆到會上，地主富農們坐在炕上，李根朱站到地下，大家向他追要這根鋼時，李根朱說：「那年給了別人了。」大家追了一個，始將李釋放。李根朱回去哭了半夜，到鷄叫二遍後，把他的女人小孩都叫了醒來，他哭着說：「人家是幫助窮人翻身啦，咱村是要窮人的命啦，咱活的連個地主也不如了，還活下個甚，咱們都死了吧。」他拿着大煙，先叫女人小孩們喝，女人小孩哭着不喝，不料李已服毒。在他往裏喝醋的時候，被他女人拉住，叫來了很多羣衆，設法救了活來。

李根朱委員被非法取消
工作團康受志捏造彙報欺騙領導
貧僱農大會上李根朱痛哭申訴
新任組長郗林英禁止大家咯吵

這一問題發生於一月以前，但在該村工作的康受志，只向領導上彙報說：「李根朱藉翻身委員名義，強姦婦女，舊政權當過村警，偷過人，並給地主通風報信等等壞的行爲，已被羣衆撤職了。」工作團委員會劉猷猶同志，沒有詳細追問，被彙報者蒙蔽，思想上認爲這樣一個人羣衆撤了職也好。關於服毒問題，康受志概未提到（他是組長，張東生已向他彙報過此事）。

以後一區土地改革全區普開，人員均有調動，康受志調往梨虎灘任組長，二十里鋪工作組長由郗林英担任，在一個月的工作中仍未發現此事，直至上月二十七日，召開全行政村的貧僱農大會時，含冤服毒的李根朱，在大會上痛哭流涕的申訴這一事件，要大家給他出一口氣。到會貧僱農都異口同聲的說：「這還了得？咱們要追清這事！」車家莊工人白牛奶等亦爲此事落淚，到會貧僱農均憤恨異常，在這種高度的義憤情緒下，在場的工作組長郗林英卻毫無階級同情心，並未重視這一事件的嚴重性，她只說：「不要吵，不要吵：，這個問題在這裏恐怕吵不清楚，你們還是回去研究吧。」其他同志給她提議「這樣大的事情，還是叫大家咯吵一下才好。」她卻致之不理，以致含冤服毒的李根朱哭着回去。後來，郗林英也沒有親去寨兒灣（該村距二十里鋪距寨兒灣僅五里地）深究處理，僅派了一個行政村的農民代表，叫去了解情況。在這次工作檢查中，其他同志提到這一事件，到會貧僱農代表異常憤怒，地主階級著意陷害農民，罪惡深重，工作團派人星夜前往該村，將反動的男女地主五人重新扣押，發動全行政村農民，爲李根朱申冤雪恨。

連找郗林英十多次不給撑腰
僱工張生才揮淚離開斜堂山
放羊賺下的米也被當地主的財物奪走

斜堂山也是二十里鋪的一個自然村，全村二十戶人家，地主二戶、富農二戶、貧農四戶，其餘多爲中農。工作團張扣兒到達該村後，即沒有以貧僱農爲骨幹的思想，首先在選羣鬥爭委員中，被中農劉銀朱掌握了領導（劉銀朱是新政權建立後翻身的，過十來年長工，因經濟逐日上升，思想隨之蛻化），當選了該村翻身委員會主任，而將僱了三十餘年長工的張生才選爲副主任，張是外來戶，給本村地主齊和兒放羊，該村反動地主封建富農，利用家族親戚關係，分化農民間的團結，排斥外來戶（該村二十戶中劉姓佔了十一戶，都是中、富農）。四戶貧僱農中二戶和劉家是親戚關係，只有僱工張生才（單身漢）和劉姓是對立的，因此被地主富農視爲眼中釘。地主富農造謠說：「張的毛病很大，到東家說西家，有男女關係。」翻身委員會主任劉銀朱雖然也是中農，但他看到富農勢力強大，又是外來戶，怕把他劃爲富農，因此基本上和地主富農站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僱工張生才處在極端孤立的處境中。鬥爭地主時，張生才主張把地主的財物全部封存起來，而劉家一窩子硬說老張說的不是眞心話。張生才主張把封建富農劉明眼的長除財物全部拿出來，而劉家硬主張給留了十三隻羊、一匹馬，說：「今年的莊稼全部未動，拉走一條牛還給這個富農解釋說：「今後你表現好了，還能歸還你。」當時工作團的張扣兒在場並未表示態度。張生才說富農劉海玉家有底財，劉家硬說沒有，張生才給赤貧的僱工漢張草當穿了一件皮襖，還受到了人的批評，劉銀朱等把這個皮襖從貧農手裏奪過來，給了富裕中農劉鱷兒穿上。收割地主的莊稼時，全村人都是做了三個多人工，卻派張生才做了八個半人工。中農楊拴當在會議上說：「我們村裏一鍋好肉中，放了你這一塊壞肉，把好肉都染壞了。」他們又和劉銀朱背後說：「咱們要家不露家是好家，」村不露村是好村，張生才走了，咱村這事就好辦了。」張生才在反動的封建勢力壓迫下抬不起頭來，同時工作團當時又沒有人在，老張只好一次兩次的跑到二十里鋪來找工作組長郗林英，可是郗的答覆每次都是：「你回去好好發動羣衆去。」張生才在這一封建濃厚裏，仍然無法展開，只好又來找郗林英和她說：「我可不能當這個委員了，最好給我取消了吧。」郗又說：「不要緊，你回去好好的發動貧僱農去。」就這樣一連跑了十多次，要求給他出個主意，郗林英不但沒有給老張撑腰，反而說：「你自己的缺點也要檢討。」最後，張生才向郗提出要離開該村時，她不相信老張的話，卻調中農劉銀朱來廿里鋪與他面談，最後才打發一個行政村的農民代表李有常前往了解情況。李到了該村仍被封建勢力所包圍，在羣衆會上劉家一窩子，藉口張生才有男女關係，一窩蜂的要把老張捆起來吊到梁上。張生才這時堅決不屈，當場脫掉自己的衣服抵抗。這幫反動集團，被這種英勇的無產階級氣概所嚇倒，終於沒有被綁，而派去的農民代表李有常，只面面相覷，沒有辦法。老張目睹這種情況，眞是孤掌難鳴，只好又到二十里鋪來向郗林英要求堅決離開該村。郗才把老張安頓在另一自然村居住，並說：「你在斜堂山不好翻身，到川裏來可以分水地。」同時張生才給地主放羊賺下的九斗五升穀米，離開那個村時，竟被當地主財物全部奪走。張生才就這樣的揮淚離開了斜堂山。

在這次會議上發現這一問題，貧僱農代表徐金拴提議把張生才當即請來會場，工作團向張當面承認了錯誤，進行了安慰。會後工作團派專人陪同張生才仍回斜堂山安家，並給張生才堅決撑腰，向封建勢力鬥爭到底。

郗林英叫往出退一部
交口貧僱農封存封建富農財物
又包庇新惡霸竊取果實不讓羣衆要

根據貧僱農路綫具體的檢查，檢討到郗林英的工作，又發現交口自然村，貧僱農把封建富農的財物封存起來，尙未澈底處理，該村貧僱農代表張成子來她處，她不問貧僱農如何，開口便問你村富農解決的如何了？在未澈底解決問題前，她即感到一過火」，叫工作組的喬喜秦同志到該村貧僱農中進行解釋，給富農退回一部。喬喜秦同志即前往該村，召集了貧僱農會議，這種解釋遭到了貧僱農的拒絕，貧僱農一致的說：「這不失掉了咱的威信了嗎？堅決不退。」因此寨兒灣富農孫浪兒，今年打的三十石糧食，只拿出十石來給留了二十石。

在解決幹部問題中，交口新惡霸王來成，混入黨內，竊奪村政五六年之久，曾任該村主任藉勢訛詐農民，竊取鬥爭果實，貪污禍賭，強姦婦女，打罵羣衆無所不爲，並威嚇該村農民說：「我叫誰死誰就的死，」這個權利在我手裏啦。」歷年來形成了這村的「村霸子」，羣衆對他異常憤恨，土改開始即將其扣押，當解決他的問題時，竟把這樣一個新惡霸當作幹部問題處理，郗林英在會上和貧僱農們說：「對這個人要注意，打是可以，但要趁勁點，打傷骨頭不能勞動了，要你們主持會的人負責。」羣衆聽了顧慮怕錯，情緒低落。貧僱農們反映說：「那還不如關門子放出來就對了。」所以在鬥爭會上，有三個人打了幾下就釋放了。他竊取了羣衆的水磨一座，貧僱農的意見叫他吐出來，歸還農民，郗林英說：「過去減租減息中誰也有這個權，來買，這個不必了。」（實際是竊取的果實）這處水磨，至今仍未落於農民手中，爲此羣衆大爲不滿。

（編者按：當我們讀這個報導，讀到李根朱同志在貧僱農大會痛哭流涕申訴後，大會羣衆都爲李之遭遇流淚氣憤，要求追清此事，而郗林英卻既禁止羣衆咯吵於前，會後又當作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對待，不去親自「深究處理」時，寫稿同志在這四個字後面加上一句「郗林英十足的官僚主義」。編者想，這個帽子帶在她頭上，未免太輕了，因此把它刪去了。當讀完張生才同志、及交口的事件，以及郗林英對待以上一連串嚴重的事件，所採取的態度看來，那頂帽子之罪過，且摘下是正確的。會議決定，把她開除並交二十里鋪羣衆審查，這也是十分必要的，正確的。不過我們感到，工作團開會，更有貧僱農代表，滿有權力對她進行審查與處理，然後再交二十里鋪羣衆去處理更合適。這樣，對於與會者的教育與一區今後羣衆的作用更大。希有關同志極早報導。）

（下接三版）

郗林英不澈底揭發檢討自己
決交二十里鋪貧僱農審查

根據以上事實，到會貧僱農代表及工作團同志一致的提出來，爲了純潔工作團內部，要連係郗林英的思想成份來檢查郗的工作。郗林英雖然出身於貧農家庭，但她婆家卻爲封建剝削階級。郗是一地委書記劉亮的愛人，現任興縣縣委委員，兼一區區委委員，在這次土改工作中，從未到過羣衆家裏吃過一頓飯。雖然負責二十里鋪一個行政村的組長，自土改開始只下過二次鄉，還都是當天回來。同時從她的個人生活上看，她有三個孩子，自己只帶一個最小的，其餘二個都在五六歲以上，自生下就送回她家裏，向公家按月領取撫養費，直至現在。同志們反映極爲不好，並和他的家庭從未斷絕過經濟往來。當同志們要她澈底揭發其錯誤思想時，她說：「一切都是爲了這個孩子，把工作就誤了。」郗的檢討很不深刻，態度又不虛心，根據她的錯誤事實，同志們認爲須要把她交給二十里鋪貧僱農審查。當時在場的劉長齋同志亦作了自我檢討，對郗的錯誤思想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華東敵軍被迫分散 我機動自如各個殲滅

一個月中整批殲敵一萬九千餘

（新華社華東十三日電）綜合報導華東戰局如下：敵軍被迫分散，我在分散中殲滅它，這是華東近月來戰局的特點。膠東大捷後，華東蔣匪除膠東沿海較爲集中外，其他都是這裏一團，那裏一旅，星散各地，我則機動自如，各個殲滅之。從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月七日一月中，南至長江，北抵渤海岸，捷報紛傳，整批殲敵一萬九千二百六十餘，內有蔣記保安隊、還鄉團等五千二百餘名。計十一月六日至十七日，於高（密）濰（縣）間堵擊企圖西逃的蔣匪整九師等五個半旅，殲敵三千餘；二十七日克高密城，殲蔣匪整六四師一個團及還鄉團等共一千八百餘；十一月八日迄十二月六日一個月中，被困於海陽一隅之蔣匪整五十四師兩個旅妄想突圍，前後被殲三千二百餘名，而企圖增援海陽之敵三個旅，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日，被我圍擊於即墨東北七十里處，被殲三千六百餘。南綫十一月三十日夜至十二月三日午之蘇中李堡、栟茶綫戰役，殲蔣匪一個團及還鄉團等共三千二百餘名，我軍並乘勝南指，於六、七兩日連克馬塘及五總埠兩據點，殲蔣匪保安隊近千名。同時，我各地方兵團亦主動出擊，迭獲勝利，舉其大者，有魯南十一月九日城前之戰及十七、十八兩日嶧縣、棗莊、郯縣戰役，渤海我軍十四日襲入壽光城，二十一日淮北攻克泗縣之役，二十八日濱海區徐塘之戰及十二月五日魯中新泰北師店之戰，總計殲敵三千二百六十餘名。一月來，攻克平度、膠縣、高密、壽光、費縣、嶧縣、郯縣、棗莊（嶧郯棗三地我於完成任務後，主動轉移）、泗縣、李堡、栟茶、角斜、丁家所、馬塘、五總埠、徐塘、洋橋館、大劉莊等城鎮及其他蔣匪據點甚多，充分闡露蔣匪在全面防禦中手忙腳亂，招架不得。蔣匪在蘇北、蘇中、濱海、魯南、魯中部份地區進行掙扎性的突擊搶掠，在我各地軍民的英勇打擊下，亦已逐一被粉碎，並將繼續被粉碎。

蔣賊甘當奴才的奴才 向美帝走狗菲律賓 出賣中國各項主權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蔣匪當局與美國傀儡菲律賓政府間，早於十月二十四日即行換文的所謂「中菲友好條約」，已於本月九日爲蔣匪中央社公佈。此項僞約，係在美帝國主義直接促使和監督之下所締結，爲美帝國主義的「遠東集團計劃」的一部份。該僞約規定允許菲人在中國享有「與第三國國民同樣」，實際是與美帝國主義同樣的出入、旅行、居住、集會、出版、取得動產或不動產以及在中國全境經營貿易等項「自由」。但該僞約第九條，則特別規定「菲律賓共和國現在或將來，給予美利堅合衆國或其國民之優例」，不適用於中國，這就表明了該項「友好條約」，仍然完全是以賣國賊蔣介石向美國走狗菲律賓出賣中國各項主權爲其特點的。蔣菲且秉承其美國主子意旨，在該僞約中，規定「盡速另訂一通商航海條約」，以便將蔣匪進一步共同納入美國所製的美、日、蔣、菲、韓經濟體系中，使中國依據美國的「原料中國」計劃，不但爲美帝國主義工業輸血，且爲美國帝國主義的附庸國家工業輸血。

安瀾大會開幕

山東及晉冀魯豫

（新華社華東十三日電）遲到消息：山東省河務局召開之安瀾大會，於上月二十五日在渤海區濱縣揭幕。中共中央華東局及華東各軍政機關均電大會，慰賀人民治黃之豐功偉績。參加大會者，爲河務局及各縣選出之治黃功臣百餘人。大會於公佈全年治黃成績後，即向治黃功臣給獎，並追悼治黃死難烈士。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三日電）本區黃河安瀾大會，自上月下旬開幕，已歷時十二日，大會正詳細研究與交流各縣全年治黃經驗會中，並沉痛追悼治黃死難烈士，儀式隆重，與會數百人，齊集烈士碑前，由冀魯豫行署副主任韓哲一領導致祭。據大會公佈，全年治黃本區死難烈士達二千四百零六人。

萊陽孤城蔣匪恐慌 每天有數十人開小差

一個連只剩下十到二十個人

（新華社[illegible]三日電）萊陽蔣匪在解放軍團困下，極爲恐慌，士兵逃亡每天以數十計。據蔣匪逃兵談：城內蔣匪大部是抓來的新兵，每個團只五六百人，每連僅十至二十人，官比兵多，士兵們都希望解放軍趕快去解放他們。當官的則坐臥不安，一聽到解放軍砲聲，卻召集緊急訓話，佈置崗哨，滿街亂[illegible]。敵深恐我軍進攻，將城南北東三門緊閉，備留一西門，以便逃竄。士兵中有句流言：「破了的江山流水的口」，意思是說，蔣匪的統治已瀕崩潰，當蔣兵的只有溜之大吉。

太原山大教職員 舉行反飢餓總罷教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津報訊：太原山西大學全體教職員，於一日起舉行反飢餓總罷教。太原市物價甲於全國，較平津亦高一倍餘，而教職員最高薪級，買不到三袋麵粉，三口之家即無法維持生活。教職員方面表示，不達與平津院校同等待遇之目的，決不復教。

解放石莊市街戰中 三個英雄班智勇雙全

（新華社晉察冀十二日電）解放石莊大規模市街戰中，我軍出現智勇雙全的三個英雄班。「親村」部梁振池班，十一日晚我軍突破敵內市溝後，該班向敵核心工事猛進時，梁振池沿街偵察，發現一敵人偵察員迎面而來，梁即躲在牆角下，拿槍堵住他，然後向他解釋我俘虜政策，並告訴他：「你們已被包圍，如不投降，只有被消滅。」梁從該偵察員口中，得悉該處有敵人一營，乃叫該偵察員叫出敵排長，保證他們生命安全。敵全排繳械後，梁又說服該排長去營部談判，梁則高叫：「通訊員，叫一連向左，二連向右，三連跟我來。」敵人隨即全部繳械，我無一傷亡。另一英雄班爲張忱鳳班，該班利用俘虜喊話，插在敵防綫中間，逼近敵營部打槍。張機智下令佈置部隊，高叫：「通訊員，告訴團部，向前面目標打砲。」敵驚惶失措，亦停止戰鬥，派出代表乞降，敵中有少數對繳槍懷疑，張即令戰士猛打機槍和手榴彈，敵終於全營繳械，而該班僅四人受傷。「韓村」部姚振夫班，於十二日清晨突破敵前沿後，發現和主力失了連絡，本着那裏有槍聲就向那裏進攻的精神，突入敵核心工事，但後路被敵封鎖，又爲敵火力夾擊。姚見前面敵地堡槍眼露出一挺機槍，一個猛闖，拉住機槍往外就拔，半天拔不出來，敵扣響機門，槍筒打的火熱，他利用死角隱蔽起來。接着他又發現另一敵砲樓，即指揮該班前進佔領，更利用原工事，向敵喊話，敵仍不降，姚就說：「敵人不繳槍，通訊員，告訴後面砲兵開砲」，恰好我砲兵選定此處爲目標打起砲來，敵即派代表來投誠，共俘敵槍二百餘。

各地戰報

△東北民主聯軍鐵騎一部九日於四平西南之大窪一帶，大部殲滅搶糧蔣匪七十一軍九十一師二七一、二七二團三個營（前誤爲五個營）之役，斃傷匪二百六十八名，俘敵連排長以下五百五十餘名，繳獲砲八門，機槍五十七挺，衝鋒槍及美式步槍四百五十八枝，及彈藥五萬四千餘發，砲彈一百五十發。

△黃縣蔣匪於逃竄龍口途中，七日在莊頭、中家疃一帶，八日在龍口市郊，遭我打擊，損失五百五十餘。

九分區工作團 給土改小組的指示信

把問題都歸之於中農思想問題

（本報訊）據新華社晉西南十一月三十日電：九分區工作團在最近檢查了汾西一、三區團柏、白龍、僧念、古郡等數個行政村的工作後，特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給各行政村土地改革小組發出一封指示信，該指示信指出有幾個極關重要的問題，應嚴重警惕檢查改正：第一，目前運動的主要情況，是中農掌握着或者爭奪着運動的領導權，舊「幹部」舊組織雖然有的解散或者宣佈取消了，但其他仍有許多中農思想立場的人，以個人身份起着作用。因此，在運動中，表現得中農思想佔優勢。許多地區不完全是貧僱農先起來，而是中農中「能說敢幹」的先起來，許多貧僱農是跟着中農走。這就表現得運動停滯不前，而且存在着嚴重的妥協傾向。如在汾西一區普遍流行着「和平談判」解決問題。有些地方得到一點果實，就釋放了鬥爭對象。在討論鬥爭對象時，把富農拉成上中農或者強調是生產富農，或者把貧僱農拉成中農，或中農降低成貧僱農。有時吵了幾天，得不到結論。有的說：「攬工漢賣炭的，常顧不上開會。」有的堅持說：「這些要地的人，都不是農會會員，或者不一定窮」。不主張開要地人的會。有的擴大貧僱農的「缺點」。我們必須看出這些思想，是中農爲了保護自己利益，以至客觀上保護着富農利益。第二，這種情況的發展與沒有及時改變現狀，完全是由於我們的階級立場與思想路綫不夠明確所致。表現在在中農佔優勢的地方，沒有及時領導貧僱農奪過領導權來。如有的地方貧僱農已提出：「這還能幹，吵的連個會也開不成，還能鬥老財？」「盡用好話還能要出東西來？」「要由咱幹，不能由人家幹，不由咱幹，什也幹不成。」這充分說明了貧僱農要求領導權，有些地方鬥爭，由妥協的鬥爭變成了眞正的鬥爭，也是由於貧僱農不滿於這種鬥爭轉變過來的。這些均未引起我們的重視。而有的地方鬥爭後，貧僱農仍未得到優勢，有的地方一入手，一開頭就提出「中貧僱農聯合起來」，認爲只發動貧僱農，怕「得罪了」中農，因此首先就承認了中農領導的合法地位。該指示信，緊接着說：「我們在開始時，打擊了與地主富農妥協照顧的思想，現在又開始了在貧僱農與中農之間調和的思想，這是立場問題，每個同志應嚴格的檢查自己立場思想出

對李成雙康受志等 會議分別予以處分

不夠參加工作團條件的加以淘汰

（上接第二版）

會議根據以上檢查發生的問題，大家從思想立場發點上作風上進行了檢討，犯了嚴重的錯誤，違背了貧僱農路綫的原則，使個別地區貧僱農遭受了嚴重的打擊，群衆運動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首先從工作團負責同志的領導思想上進行了嚴格的檢查，領導上犯了官僚主義，檢查工作不深入，不具體，以致對李成雙這樣一個嚴重的事件，沒有早日發現。個別同志[illegible]作了封建勢力的俘虜，或拋棄領導，形成了尾巴主義，以致使群衆遭受了[illegible]損失。在這次會議中[illegible]，提高了階級警惕。

會議決定被反動地主富農所破壞土地改革的村子，工作團立即派人下去重新發動貧僱農徹底鬥爭消滅地主階級，達到平分土地的目的。對下列同志分別給以處分：一、二十里舖工作組長郗林英走地主富農路綫，打擊了貧僱農，決定開除其工作團籍，交由[illegible]群衆審查。[illegible]組長李成雙，毫無階級立場，[illegible]工作敷衍了事，到白家坪後，富農在農民面前大講[illegible]，麻痺農民，他竟置之不理，以致[illegible]（此事報導未寫——編者），決定開除其工作團籍，交元家坪白家坪群衆審查。對[illegible]康受志，竟召集地主富農鬥爭貧僱農，製造了嚴重的事件，給以同樣的處分。對其他不夠條件的人加以洗刷淘汰，自下而上的重整陣容，繼續向封建勢力進行鬥爭，完成一區的土地改革任務。（一區土地改革工作團及貧僱農代表十二月八日）

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上

爲正義原則堅持鬥爭

粉碎了美英破裂會議之恫嚇陰謀

（倫敦訊）四日至八日外長會議，激烈辯論德國在奧資產及對德經濟原則問題。按照波茨坦協議，德國在奧國東部之資產，應全部賠償予蘇聯，但在上屆外長會議中，美英代表即頑固地反對該項協議。此屆外長會議於四日討論德國在奧資產問題時，法國代表尾隨美英的立場，破壞波茨坦協議，主張僅以奧國東部德人油田三分之一的勘採權及二分之一的產量給予蘇聯，其餘在奧德人資財，則折合價值一億美元之商品予蘇。美英並持法國意見，以劫掠大部蘇聯權益而爲其獨佔資本家恢復對奧國東部經濟之控制。莫洛托夫於摒斥美英此種陰謀野心之後，爲迅速爭取歐洲和平計，答應蘇聯少得波茨坦協議所規定的百分之十，但美英代表仍貪得無饜，又阻礙此一問題達到協議。五、六兩日，外長會議轉入討論德國經濟原則問題，一方面馬歇爾高唱所謂「經濟統一」等濫說，對於德國賠償問題避而不提，另方面美代表杜勒斯則於外長會議開會期間，跑到巴黎，與法國密商將德境法佔領區合併於英美聯合佔領區，以分裂德國。莫洛托夫對此予以堅決反對，認爲沒有德國民主政治的統一，就不會有眞正的經濟統一，美國事先與英法籌組西部德國政府，說明缺乏解決德國經濟統一與其他問題的誠意；破壞了波茨坦協議。五日，貝文提出一項所謂「處理德國補充方案」，竟謂：「若波茨坦協定中之原則與此一原則發生抵觸時，應以後著爲根據。」美、英、法代表並一致勾結，要求將英國提案作爲討論德國經濟原則的基本方案。莫洛托夫竭力反對此種陰謀，認爲該方案不僅修改了波茨坦協定，而且抹煞了莫斯科外長會議四外長關於德國經濟問題已獲得的一切協議，蘇聯絕不接受美、英、法的強迫討論。六日，莫洛托夫並提出蘇聯之方案，主張立即設立德國經濟之中央行政管理部門，取消英美佔領區的經濟合併。並認爲可以提高德國工業水平，鋼產增至一千二百萬噸，但德國應無條件履行賠償及其他基本任務，在上述情形完成後，實行全德貨物自由流通。由於蘇聯爲堅持正義原則之不懈鬥爭，粉碎了美英叫囂破裂會議之恫嚇陰謀，外長會議終於八日同意蘇聯之折衷建議，即以蘇英兩國方案作爲討論德國經濟原則之基礎。

德人民代表大會開幕

要求保證德國統一

選出代表團皮克等出席外長會議

（柏林訊）爭取德國統一與正義和平的德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於六日在此間開幕，大會歷時兩日，出席代表共二一二五名，代表全國各佔領區各政黨各階層的人民，其中來自蘇佔區的一五七一名，來自西部佔領區的六四名。大會主席團之一，統一社會黨主席皮克，在開幕詞中指出：本次大會對德國與世界將有重大影響，後即歷述大會籌備工作所遭遇的重重困難，尤其是西部地區代表備受各該區佔領軍當局的留難與壓迫，致大多數均係非法越過邊境者。大會旋進行第一項議程，即關於德國人民對正義和平與民主統一問題的報告及辯論，各政黨各民主團體各佔區的代表，在熱烈發言中，一致要求立即建立中央政府，締結民主和約，保證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統一。西佔區代表並促外長會議注意由於西部佔領區當局的反動政策，德國的民主發展已遭受嚴重威脅。大會旋進行第二項議程，選舉出席外長會議代表團，計選出包括統一社會黨主席皮克及克羅提遐，以及西佔區共產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民主黨等黨派及民主宗教團體的代表十六人。其後，大會又選舉五十人之常駐委員會，負責執行大會的決議，並在其中指定五人成立秘書處。人民代表大會最後通過致外長會議呼籲，其中強調德國人民所希望的和平，乃是遵照雅爾塔和波茨坦決議原則的和平，以保證德國人民自由民主的發展及主權之完全恢復。德國人民爲鞏固民主力量，衛護和平，衷心要求取締本國之戰爭販子，同時希望和約能保證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成立包括一切民主政黨代表之德國中央政府，並應同一由這一政府參加和會及簽訂和約，然後以秘密普遍平等與直接投票方式，選舉國民議會，以批准這一和約。

簡訊

（東京訊）東京商科專門學校舉行學生愛讀書籍調查測驗的結果，顯示日本學生已日益左傾。

蘇聯發出照會

斥法違背同盟條約精神

並決定停止與法進行貿易談判

（塔斯社莫斯科訊）由於法國政府之反蘇行動日益增加，蘇聯副外長古賽夫奉政府之命，於十二月九日向法駐蘇代辦夏本迪提出照會，要求其轉交法國政府。照會略稱：十二月六日來函，顯示法國政府片面取消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的法蘇撤僑協定，意圖終止蘇聯撤僑代表團的活動，並控訴蘇聯撤僑代表團團員進行反對法國的破壞工作。蘇聯政府認爲這種控訴，純爲惡意誹謗，毫無根據。法國政府此種捏造，目的在於爲法國對於列加的蘇聯公民，對法境蘇僑協會會員，並於片面取消法蘇撤僑協定等專斷行動辯護，並在於欺騙法國輿論關於法國的眞實狀況。蘇聯政府認爲法國政府此種行動，是敵視性的，並違背蘇法同盟互助條約的精神，其後果應由法方負責。蘇聯政府已令蘇聯撤僑代表團全體團員離開法國，並且要求蘇境法國撤僑代表團團員立即撤離蘇聯。其次，鑒於法國對蘇採取敵視態度，蘇聯政府決定停止與法國進行貿易談判。

羅馬市郊

失業者舉行大示威

（羅馬訊）五日傍晚，羅馬市郊失業者舉行大示威。警察企圖驅散示威者，致引起衝突，一示威者被擊斃，十餘人受傷。意總工會爲此發表決議，要求嚴懲兇手，撥一百億里拉發展公共工程，以減少失業，並予失業者以津貼。總工會並警告稱：除非政府在十一月九日前答應此等要求，否則羅馬將號召總罷工。

副刊

我的身世

張金駒

我今年二十三歲，三區新唯屬化樹塔人。我父親弟兄三個，從來地不夠種，每年靠租和伴種地過活，後來弟兄分了居，一分三家。每家分十來垧地，不夠種，還是租種伴種地。二參沒本錢，不能自己種，分得的十來垧地給地主（只種伴種地），春天吃一石債穀子（一石能碾三斗米），秋後還一石多米的好糧食（能碾六斗多米）。父親有兩個兒子——哥哥和我。

我三歲時死了母親，無人照管我，只有在我大媽家過。父親丟下我東遊西走，打短受苦，過流浪生活。我大媽也是靠租種地過活的，我十歲那年，租種塔演祕堂十二垧地，可是年頭不好，打的還租子也不夠交（二石五斗租子）。演祕堂的主持人陳巴小子（惡霸地主，已死）來威逼，連自己九垧地打的糧食都拿走了。大參大媽哭的說：往死餓呀！不要哭了，說：各顧各吧。我那時年紀小，我哭的不離開我大媽，幫我大媽洗鍋、撥磨，拾糞、鍘草過日子。當年村裏有冬書房，誰不出錢誰家子弟就不能進書房。我每天早上拾糞，聽人家唸書，當看見人家孩子穿着很厚的衣裳，高興的唱着向書房裏跑時，心裏非常難受。有次我跑進了書房，老先生（叫陳鍋住）喊着說：「書房不是閒人地方。」我哭着出來。因書房離我家近，有空在窗外聽，唸了本「百家姓」自己唸。十二歲化樹塔成立起國民初級小學，能進去跑一跑，我就一面在家裏勞動，有空就到學校；沒錢買紙筆，想寫字，就自己紮把龍掃刷子蘸上水在牆上寫，這樣算是唸了兩年書。

我十六歲時，新政權建立了，行政村叫我當兒童團長。這時我能勞動了，租種本村富農張媚堂的十垧壞梁地，天年不好種成麥，收租時人家要糜子，自己感到沒地種的困難，就下決心倒閙買地。半分了三十隻羊放，沒吃的餓的不能放，每天拿四把炒黑豆。我大媽看我餓的不行，央求張媚堂賒量了一兩塊錢吃的，秋天賣了一斗八升米才還給人家。我放羊相跟張媚堂兒子張士兒，人家給狗吃糜子窩窩，可是我拿的是菜拌麥子麵窩窩，還不如人家狗吃的。伴種，張天仁把我的十九垧地，冬天減租把我的伴種變成租種，當時我怕減租地主不叫種地，結果明減暗不減。第三年村選我當民辦教員，到縣裏受訓，叫冬學搞羣運，我回想起地主富農的殘酷剝削，回來首先向張天仁要欠下我的租。臨時發動羣衆，一共退出二十多石米。我選二年民辦學校，檢討是有不好處，如羣衆給我補工，還是變工規定的；我還給我補炭、撥工一垧，時借上學校名義，給學生補棉花五斤，收十斤花，除去種分五斤黑豆，我私拿了四斗，兩垧牛工錢、產六斗，二斗牛工錢，我拿了四斗。羣衆審查幹部時我都說了，並承認給賠，羣衆說：「不川」。（完）

「寫上張金駒！」

刀戈

——記保德三區農代委員選舉——

區農民代表大會還沒有召開，張金駒的名字和他的事蹟，就在周圍被談論着、稱讚着。六日上午舉行開幕典禮，下午選舉大會主席團，他名字下面一長條「正」字——八十二個農民代表，他得了整六十票。

十三日的選舉大會，代表們紛紛的替張金駒競選。秦家寨代表秦蔡書說：「秦家寨鬥爭地主富農，結果打了敗仗。工作團老樹只依靠幾個老中農，走的是富農路綫，結果，他先召開貧農小組會，進行醞釀，然後召開農會，這樣打了勝仗。」「張金駒貧苦出身，他對於不合理的舊社會恨的不行，現在他走一步也是爲窮人打算。」「瀰怎也要把那個後生給咱選上。」「……」「……」

一個一個的競選完了，接着就來投票。在寫票的地方，你會不斷地聽到：「寫上張金駒！」一個女代表對寫票的說：「先寫上張金駒！」她不是怕遺忘，就是認爲應該寫在前邊。當宣佈當選人的名字時，掌聲把委員們迎在主席台上，西斜的陽光，照射在委員們的臉上。掌聲中張金駒百感交集的說：「我回憶過去放羊時，夢也沒有夢到有今天！我很高興，高興的不是當了選，而是高興成了人。以後有事大家多商量……」

每個農民代表的情緒，是那樣的振奮，這是有史以來農民眞正翻身的日子。

張金駒同志說不完苦話，他只知道貧苦人的苦。[illegible] 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劉伯承南下記（三）

被俘以後

六安失陷時，被俘的公務員共有三十八人（後來跑了五個），他們都受到優待。六安的警察局長范宗槐被俘時，穿了便衣，他說他是小學教員，以後也就客氣的放了他。范出來後，便向他所認識的人們報告他是怎樣的被俘，怎樣的受優待，又怎樣的被開釋；共軍的一個團指導員非常親熱的向他說，要他好好的辦教育，以造就下一代人材。司法處的審判長沈佩玉是潛山人，他已五六十歲了，跛一隻腳，他在六安工作六年，被俘的第二天，在民衆大會上，他被共軍用抬子抬到大會上，向民衆詢問沈某在任職期間可有不法證據，羣衆異口同聲說他是個守本份的好司法官，共產黨人對他也就更加敬愛。他有好多老百姓在大台上告他所屬的其他法官，共產黨人也當衆說：當法官執法時，自然難免得一面，失一面。那些被告的法官當被檢舉時，臉都青了，以爲性命難保，後來看看又不怎樣對付他，並且很能了解似的向老百姓們代爲辯護解釋，心中又高興，又感激。這一感激眞是非同小可，現在他們都安然的出來了，向他們所熟識的人都據實的報導了一番。共產黨的工作人員眞高明，他們曉得殺了這批不起作用的人，不但得不到收獲，反而給人們增加了對他們的恐懼，這樣的優待了俘虜，又好好送他們出來了，雖然照實話向別人談他們被俘開釋的經過，這豈不是訓練了一批義務的宣傳者嗎？（本節完，待續）

四七年度撥給各部隊機關……月未發的糧草數……索取存條準備以後取用。有的確實是……一律停付。所有應領之糧草未取而已交了糧草票者或已交了糧草票取出糧草而又寄存在……地方……從其存糧中扣除……這一決定要堅決執行……處分。